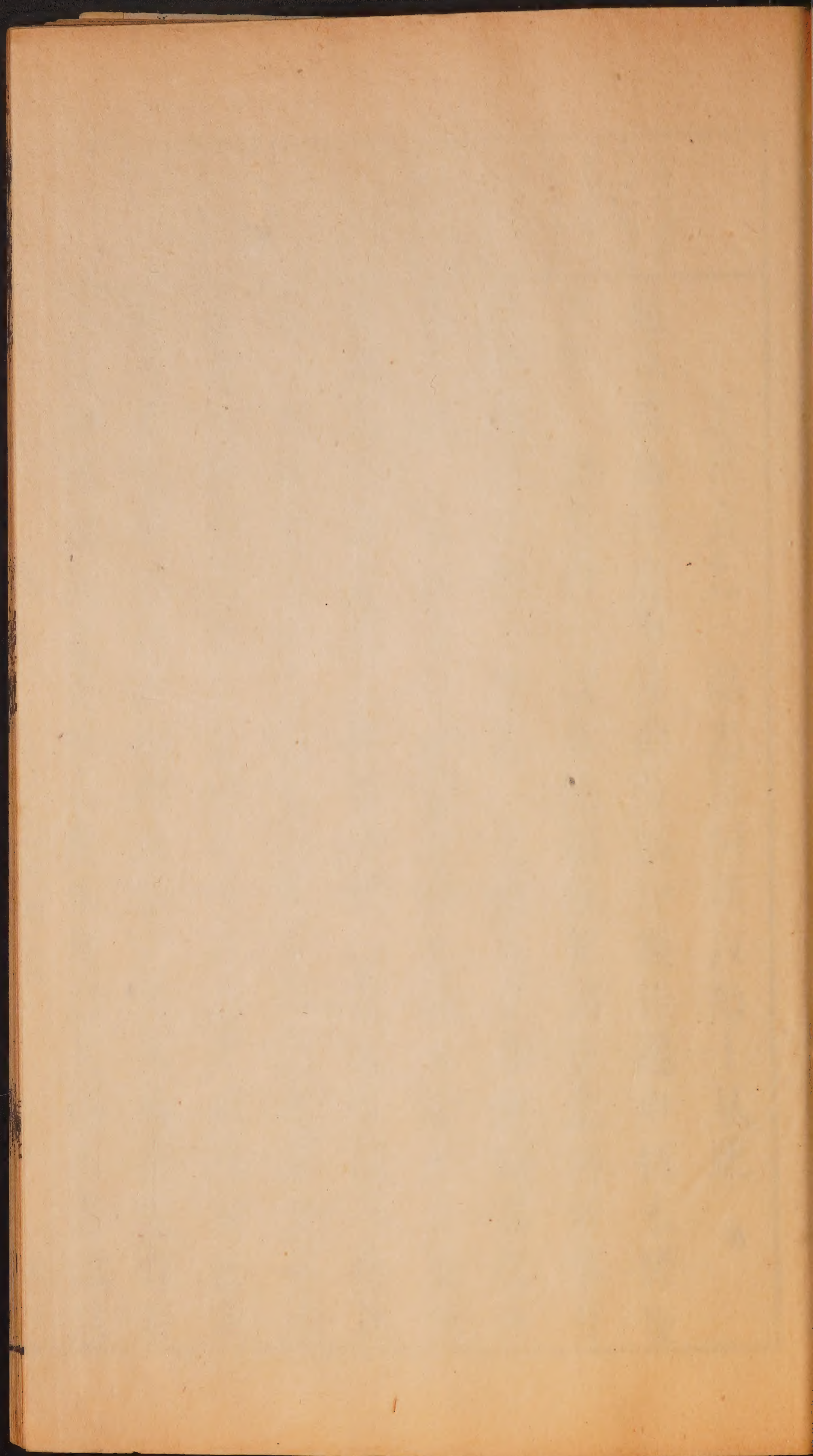






永樂間建文時諸臣得罪甚慘至數年後始有寬宥之諭然宗親存者寡矣列聖以來雖經赦除未有褒錄迨隆慶末年始有表揚䘏錄之典眞可慰既往之忠魂厲將來之臣節聖明天子義聲無窮矣

王世貞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高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陷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厲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有存者厚加䘏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鐵鉉

二公千載偉人故堪映耀

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往州公以山東叅政督餉軍與不之清難兵圍濟南公悉禦令軍開城皇以……文不克舍之南去公又犒問軍中辛苦激

係革除殉節名臣於　明例應合祠祀又查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未有祠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請有祠額及載在祀典等因臣查得　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內於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范姚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侯祠竊謂　國家於忠臣節烈之士旌不遺遠祀不憚煩盖上合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

旌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進兵部尚書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幾欲北還迨 文皇登極公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被擒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意不肯顧劈斫其体至死罵不絕聲

之臣甚深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雖愚夫婦孺亦能加額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定論矣遠得專祠海寧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午諸臣尤烈盖內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保障山東之巨勳抗節踰於劉洗矢志堅於君素用以配巡貞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請伏乞 敕下

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 頒降祭文一道有司

春秋舉祀不絶俟纂修會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來之臣軌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

張以忠曰張雎陽與鐵鼎石事均有保障功勛均有殉主大節蓋殺身成仁千古同符者疏中褒揚兩公處俊邁崢嶸令人感奮眞有補　聖化之文

此叙深感成祖宣宗二事欲後世聖子神孫鑒前轍而重戎行不可易視醜虜而輕以萬乘委之也宜有深慮不獨文章之妙

引成周示以可法引漢唐示以可戒至國朝則又引高祖成祖宣宗巳事以隱寓法戒之意旨深慮遠

親征考序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著於牧野之誓卽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是故垂旒於柔扆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隳項芟薙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巳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茅靡於

祖宗開創遠猷若心如揭

爲人子爲人臣胡可頃刻忘此

深省

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皇帝斬神鼇之足而立北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爲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略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尸且爲萬世深長計也然而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彊士良而從事屬國之辟夷若山壓卵然使闔振押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卽令氈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值千金據九重之沈沈

而尚不能忘戒心令率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其事

親征事蹟之得失詳載攷中

自 高遠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張以忠曰攷中記親征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其時攷之 高皇百戰而有天下其戰苦瀕危久而後決者惟鄱陽之役然手闢宇宙夷險芟荒縱蒙矢石冐霧露亦其勢不得不然易世而後如 章皇之征藻 毅皇之征寧此必不得已而不已者也 文皇之六飛四駕

則可已而若不得已者也　睿皇之土木
毅皇之應州則可已而不已者也皇輿一動
而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係焉可見苟無大釁
則遣將命師專閫外以授之足矣奈何以不
貲之軀嘗試而貫莫測之禍哉深維往事後
王當爲永鑑云

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塟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已名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孅而行有懸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襃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孅懸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㪷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

生于人諡者行之跡也所以別于後代著善惡垂無窮

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誄之者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誄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憝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

惟附庸無爵故無謚

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劮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薄死也後世之

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毀蘩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

卿大夫妻無謚其爲公之妾則無謚

按天子太子元士也諸侯世子尚不得比元士謚所以不及

二子之有謚則以有後于國故

宦者方技而謚則尤濫

韵調法度婉宕勁古

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潄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宅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

自漢以還其君若臣之謚名與實稱抑寡矣其在今日濫觴可知

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郎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張以忠曰國朝易名之典制雖畫一賢否混淆實多冐濫此文蓋隱慮焉淵博高古絕代史才

試錄序出名手多矣體裁手格畢竟此文第一識想議論冠冕深博格作既精而想路尤極名確

山西鄉試錄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錄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爲正中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之生寔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矣蓋五臣之職修而萬世之彝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庚有實矣更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西南而水滙之滎河溫洛也圖書所由顯矣

天子乘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

石法

叙致婉折更自雍雅

夫共之。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談經游藝之士孰不欲濯劇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 人主鼓舞至意又況山西爲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之會者哉不佞讓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較官應御史聘而來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之跡既不勝其嘉樂稍間入棘復獲觀百執事兢業飭比所以仰塞 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懽然而興不成寢懼無以稱也稍間乃獲觀諸儒生之業咸彬彬裁文質不悖於道其陳古誼決策利害懇惻中窾

整錬高雅

賸理圓容

前段是說此復逆宕

則又快然踴躍自勞慰不知其憊也夫訓經而發其者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標情而達於上之謂表決法而傳於經之謂判陳見而宜於用之謂策此五者不失一焉此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令舍此而獵聲耦飾釆澤闘工畢精於棘猴之末而謂之文郎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其實而泥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思而儉陋讀郴先生之問所稱大鹵之金屆產之乘北山之材猗氏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觀鴈門而北士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孰於晉掌故者霍

數公光耀古今借以獎進大

進而求之古之神聖議高意寄

宣成狄梁公之洛曰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公之爲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郁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造人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子其盆溟唯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而知者乎其務精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布而功颺而言庶幾爲　天子贊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亦與有光焉

張以忠曰典實精鑿閎深神駿而格體局調卓練奇雄大家手筆

此策言北虜可不備

北虜世為中國患然未有中國無可乘之隙而虜敢萌越志者與戎之策盡亦反其本矣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

不能以虜攻虜使虜反得以中國攻中國故罪不在彼在此

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舍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舍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縄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郤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門闑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

虜之不能遠窺中國特此然非本計也

虜既擾我邊垂而中國又撓我心腹誠不可不深虞慮

此俱我中國要領奈何不思患而預爲之防

若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煑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驚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

隱然憂盛危明之言

控攜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呼可畏哉

張以忠曰本朝與虜互市歲久而虜習我中國故一旦東虜敢窺我遼左而莫之能禦今遼左數千里地悉爲虜有中國益又習虜矣安

知虜無心于侮我乎顧今除　天子睿聖
文武盛治無外廓蕩乎醜類恢復故疆日
可俟焉不然虜患豈獨在爲中國倡哉又
豈特北虜能爲中國患哉當　國事者無
徒袖手旁觀而深計之則天下國家之福
也

此策言國家守禦折衝惟在强兵然而兵之不强繇于素不習練故養兵雖多能戰無幾往往聚數十百萬而一旦有警竟不獲其用此天下最大患也歷觀前代國之盛衰由于兵之强弱識論名確斷不可朽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茇治閱于肆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徃徃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壑言彌縫於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帥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滇北礫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

今天下有富强之名無富强之實所以東虜一叛黔蜀繼之兵與餉兩急而莫可措手今天子明聖挽之全盛日可俟矣

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精北地戕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太宛百試而鍔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illegible][illegible]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寔草芥我而蹴[illegible]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齧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固劉川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趯踴跡射力拒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矣刃

今之大教場操練循故事而已孰與發其弊淬其勇哉

觀此則唐制府兵之善所以百代可法

但練習有精不精勇怯勿論也

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恟恟於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鬬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遣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怒馬厲刃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

制勝之策無過于此

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爲弱戰則轉弱以爲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張以忠曰兵非素練則必不強今未嘗不蒐習也然而兵弱者何也武場操練不過金鼓旗幟進退坐作均之循習故事兵不習將將不知兵一旦緩急其何能克濟憂世君子所以惓惓不置也

此言用兵之弊繇于軍律不肅在乎日無訓練之方當臨戰無敵愾之氣欲其制勝域外道無繇也

激濁揚清天子所以鼓舞豪傑今有錢則用無錢則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亍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亍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浸淫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曰豢焉卒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

棄有錢則擢無錢則擯文曹且然何況武臣

軍敗恒繇此

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什若僵若蹢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虛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敵而

天啓間熊廷弼之冤天下誦之然而大臣之私憤則洩矣相臣葉向高陰主之法司王紀周應秋鄒元標羅致之以若將曰三字定其爰書卒以罪戮嗚呼大臣刑賞任意如此其何以服天下

言漢武帝隋楊素無前五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鋭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卒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其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敗故能制勝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張以忠曰文臣愛錢故武臣惜死武臣惟恃賄結文臣有罪倖逃無功冒賞朝廷勸懲倒置多矣況庸將弱兵鈍戈疲馬而又素無訓習之方鼓舞威嚴之術以之當敵不敗未之嘗聞今日者苟不有以大創之吾恐虜無日靖兵無日彌也當國大臣其熟圖之

和戎之策不可盡非但當論時與勢耳不察強弱而措置乖宜者宋之往事其鑒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拾數焉堅者摧鋭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

宋之屈于戎狄非屈戎狄之能屈中國也不量彼我強弱之形而議戰議和均失其所據故削弱卑辱以迄于亡

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眞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祀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鬭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

虜人中尚有如元昊者出焉恐非市易所能縻也

祖宗創爲互市一事較之前代規制特善

楊忠愍所以痛言但彼時事固不同耳

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册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徵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綠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郄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當氏

結明全篇主意極其精醒

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毋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張以忠曰今之馬市疲馬耳雖出于下策亦和議別名耳弭寇減戍未之聞虜且得窺我虛實焉誤國之咎其必有當之者

又曰市易可愚虜不可制虜萬一戎心叵測撓我疆圉豈繒帛能縶其手足哉惟奮我武衛而以互市羈縻勿絕此爲綏懷善經爾

我朝稽古睦宗鴻爵大封敷布天下恩意隆給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于無窮皆食租衣稅勿于民事至于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此又崇隆之極者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蘄其社者卽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輙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自國初以來世數已久天潢宗派繁衍日甚分封日後歲祿日益而朝廷經賦實自有限在民間既不可額外加徵而祿俸又不從數內節省更數十百年不知何以區處之也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斂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

伏讀聖祖大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三百年來宗室未聞有登仕籍者至天啟元年用科臣議省會試俱加額于是宗室始有以科目進身者

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巖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圜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

宗室日就困敝矣而議者乃請減歲祿限官勝且至請限支子此于天子親親之道既虧于國計虛盈之寔又無當吾不知任廷之臣果何見也

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靡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邅延以冀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張以忠曰爲國家計展親不附會强幹弱枝之說

此文大意言國家以制科取士不列鬼科者必不得峻秩而又文武以分其局內外以限其格又暫以定其資是以用不盡才才不盡展縱欲大展布之而非其素習盡通方之士抑又鮮矣所以不如漢制之爲得然漢與明官制繁簡詳

策八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郎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遷焉而不為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

畧疏密不同世有升降又不得拂時泥古故欲融酌其間而爲之裁節然後士無不盡之才國家有用才之寔而天下事庶有濟也則立言之旨也

此法制之善處

畫之累。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甓甓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

此法制之未盡善處

今之大臣皆因循苟安沿習故事者也安得有天下國家之慮而建此議哉並是讜論訏謨惜也徒托之空言

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呂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毋矢

隱憂

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　百折而得天下令使雕虫之士從容而蠹蝕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張以忠曰其慮長其識老其議正眞救時石畫也非深維國是曉暢世務者未易得此

首篇言元失天下而迄今不絕者惟不忘其故是以不與五胡諸虜一易世而輙熄此又言所以失天下之故在乎群盜四起而惟以招撫爲事草竊益甚而我明因以殲夷之則元之所以縱盜者正所以啟明興也其在今日可勿以勝

讀元史論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餌之以彊有

國爲往鑒哉

名論杰然

氣脉沉古筆力雄老

力者犄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盜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殲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囂斷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益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

家古色目人於中國政事不習言語不通所憑藉者猾吏耳嗚呼長民者如此不亡何待

群盜所以益衆元亡所以益速

綿意警動

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忽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濊肉酪侏俩左袵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齒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濊肉酪侏俩左袵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旣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胥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此之謂也

張以忠曰元時諸將欲擁兵固寵惟恐群盜之速平而又力不足以平盜故有招撫之說招撫之說行而群盜愈多是以不旋踵而遂亡此雖元之自取覆滅實天厭夷德啟我
皇明借之以驅除難耳此文識論甚正而筆力高勁確然鉅手

敘事典而裁覈而整龍門昌黎可並轡爭馳

極其詳核而筆法精潔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鸞始。牛公始繇益都令遷也。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焉。東而躪淄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於是奉璽書超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益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爲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吏論效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卽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低

極言青之難治所以見使臣盡職之難

十鰭贈序吳子弟無賴少年不採金于山即煮鹽于海輕扞厲禁乃交亡命侂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遺于法也不如聽于豪

美調

昂而期甚至以跳梁聞上勞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爲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都會之間其民不辨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瑟粘屣陸博蹹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鑄山負海煮海大豪鷙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威重於使且謂使孰於我大也民之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禦盜鑄錢掘塚固人人少年翁伯也使者業以枉後惠文彈治之固當無擾獄市一言耳雖陽平侯朝以得化諸能爲齊言者古之人奉寛寛理奉嚴嚴辦是數君子寧盡不古

監司之職衆務填委下則守令上則中丞侍御兵刑錢穀無所不揖最號煩劇稱職寔難

若也漢世守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與所論劾朝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謬稱貴重於守禁網叢密蝟縩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他干陬察淵皤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銳矛徒耳奉牘而讞頻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吏耳舉翩觸隅動若籠鳥乃欲一區區下筴偃然蹻蹠之上責漢治明法不亦大相縣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囷廢才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饒爲之也世貞既待罪三載乃得以燕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所難諸父老薦紳先生間以數君子

政稱者。其姓氏或闕焉。用是大懼。采而勒諸石。爲之記。使有存耳。至所謂某也賢。某也否。一字袞鉞。史氏職也。即世貞焉敢以不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之哉。

張以忠曰。簡核莊雅。確然史筆

又曰。獨美牛公。可見嗣後十餘人無能稱使職者。雖不著其賢否。而袞鉞凜然

宗臣 登平遠臺記

古來作記惟子柳永叔爲千秋絕調後來再無接武者子相此記直堪與之競爽

讀此文知子相胸中萬卷淘鍊極矣抑揚處意調俱妙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三山此即所謂鰲峰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俯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聞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游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

慷慨欷歔四望俯仰

此正上憂主憂下憂民憂雖登高遠眺而神情縈結隱處更長

婉痛

若涖官者人人懷此心輔主惠民不復難矣吾願謀人國者共勗之

兹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絮其中者今徒見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鍜甲礪刄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闚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𢙣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内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整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

昔何取之易今何守之難

為臣子膺朝廷命而封疆不靖其咎安在

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帝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　帝謨烜赫日月同熵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醜夷往往載海闖我此視　皇祖諸臣如何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後世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張以忠曰一登山也不以游觀眺望為可娛而深以

國恤民瘼為可憂徬徨顛仰黯然神傷是

極有關涉之作

又曰氣格高鍊神簡縝密而復有疏越宕漾之致廻翔轉頓自成絕調

公督學閩中與諸生總約八條此其一也
此文筆力高古法律嚴峻是大家手筆
歷以古之聖賢期之

宏志論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於木則根焉辟之於田則穀焉辟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志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伊尹有莘之耕氓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羣工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繇已溺之也天下有飢者繇已飢之也何其急也且尚父以漁釣興周傅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

士不能求志窮特而一旦富貴欲有爲于天下果何所憑藉耶

此數者正吾志實際㕘求處

天下國家之事盡于此

車匡齊孔明以躬耕佐漢數公者拔之萬人之下置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嘗志之也今夫觀之家而或臧獲餒凍則必立謀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沴結則必立謀所以蘇之天下之人之危苦充充吾目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故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瘼何以瘳之國賦何以充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若之地利何以闢之凡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

上言數聖人之心若彼而吾獨畢焉窮焉隘焉功崇惟志之謂何

古今來腐儒誤天下國家不小

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畢其志者也白首佔畢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畢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爲也

張以忠曰識論宏濶古色淵蒼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氏傳司馬侯又曰恃險爲殆蓋古者建都立國未嘗不規險要但所恃以守終膠固則惟德是務不徒守乎地利也歷代以來有負險而亡未聞失德而存者大易之旨不過謂山川關阻城郭溝池誠有國者

郭子章都論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敵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簒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

固圉之策而祈天永命是不係此今■天子鼎宅北平控撫無外不啻奉山而四維之但桀虜內逼京師之藩垣當固咽喉或阻東南之漕運可虞所謂本之以德布之以政綿曆數于獨永較秦洛而更雄者當事者可無深揆而亟慮之乎篇末數言箴規切至

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惟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加于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末徙洛。

至宋靖康在汴洛閒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太其可以都一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

主事蕭儀諫都北京不便言太激上震怒加以極刑

國朝

燕京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綿貫固將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

月而後行。今其所審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繇召公傳冊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眎周歷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于兵戈既于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于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

深慮忠謨爲人臣子奈何泄泄

結法深有雄力

豪傑輻輳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 成祖密計或不出四者矣彼書生之見豈足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鹵隔一邊垣正統巳巳之變嘉靖庚戌之寇可鑒也漕河僅衣一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即 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張以忠曰照應關絡有結搆有血脉而筆法亦整潔蒼勁

又曰虜患江漕兵食大計翼贊宸猷裨益國是

而今人主永有不監乎祖宗成訓而克迹治平者況我　皇祖神聖文武度越百王垂訓後世至深且悉眞洋洋聖謨富率由無替者其在聖子神孫惟是丕彼圖維永遵勿斁則治安之福可幾而祈天永命之本在是矣此文詞意深警

湯賓尹　皇明開天玉律序

臣賓尹少受詩書每讀下武有聲烈文我將諸篇竊歎必諸歸其先嘏祜必薦諸廟古之人君未有敢忘其祖者也夏五子作歌伊作訓周公作無逸古之人臣精志牖主莫不各舉其祖宗之成訓相告以誡以嘿動其率繇之思主臣合德作述重光夫是以享國長久懿名顯號至於今不衰[illegible]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貽翼昆嗣　聖謨洋洋具載　訓錄諸籍昭乎與日星並垂爲憲萬世總督薊遼臣王象乾恭揭其尤切　今日者臚輯之爲十三篇仍各附以論說

抉論更正大確可獻納紬座

積漸躅久釀害亦深

題其書曰　皇明開天玉律以　獻臣賓尹拜手稽首莊誦而擊節此　哲流之炯鑒而藎臣之極思也夫子之告其君也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曰如知爲君之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君之難合創守言也知君難之難顯指守成言也創業之主披榛蹈棘沐雨櫛風所嘗困苦艱辛之狀茹不能自語而有不知者乎繼世而後地勢別矣以　帝王之貴抱負神明頫視臣下必以爲莫予若今日叩　閽明目俄檻又明月補牘率相顧不得效亦漸積使然臣敢謂臣下無𡚶之見足塵　天聽毋亦惟是今之叩閽而補牘者

名言至論金石可垂

言路多弊非國之福然奏牘日上不過因上行私後縱有忠言何以取信明主

開天聖人亦既豫有慮焉者矣臣下細微可無念也祖宗艱苦之業可無念乎羣天下人言之疑而不足信固也　開天之主不足信乎伏讀　祖訓有曰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出於偏私有天下者之於天下臣共　帝臣事皆國事何私何偏之與有臣竊窺天言論之路　皇上愈付之不理天下愈繁甲乙互紛左右各袒固有以堅人主之不信矣督臣深慮之曰庶其褁於　聖而動以　成訓也夫　皇上之有疑於天下也亦曰彼各顧其私人之自爲其身也與各爲其子孫也必甚精此亦私計也　開天之主自

爲君之難非處盛世之主克知實鮮

經之而自營之又爲其子孫日夜營之雖有睿思宜無以踰精也且　太祖之身肩其難也又萬倍古今得天下之主生人以來之天下俱得之中國人之手獨　太祖得之於胡元今以天下全盛之勢防胡日惴惴焉不暇給以此思難難可知也督臣世篤忠貞內心　王室外測虜深維掃除之首事得其危心徵與　聖子神孫世世共懷念之羣天下微言顯言累歲月而不得者呼　在天之靈而希壹　馮式焉斯其忠忠奇摯而思亦奇苦巳蓋臣有以窺督臣命書之意也律生於子子爲氣毋獨周還於三百六十律

一篇脉絡井井秩秩整齊之中尤覺深勁

之中而未嘗有間人主之心與日至之子一也皆陽元也一念陽回事事修復于氣行而天常開萬年之曆[illegible]其在此故念念君父者生氣嘗存者也臣道也念不忘天下者念不忘其祖者也君道也臣與督臣敢以是共揚　天子之休命

張以忠曰辭章組練聲調高朗血脉渾融而篇中闡揚　聖謨尤其醇至確是名筆

